竹書紀年集證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二

江都陳逢衡學

帝辛下

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

孫之騄曰閻百詩釋地續曰史漢匈奴傳並言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師古註畎夷即犬戎也又云昆夷字或作混又作緄昆緄畎聲相近耳

西伯使世子發營鎬

詩大雅文王有聲○世本古義曰豚文王遷都豐鎬

之事而重嘆美之以戒成王案竹書帝辛三十五年

西伯自程遷于豐三十六年西伯使世子發營鎬其

事尚在文王作辟雍靈臺之前卽此章所咏也

路史國名紀文王作豐武王作鎬豐豐宫鎬鎬宫豐

在豐水之西鎬在豐水之東皆宗周地本小男國武

王伐紂乃收虞師芮師豐師鎬師者盟會圖云豐鎬

相去二十五里

統箋案周書文傳解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

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初學記引周書曰文王

在鄗召太子發曰吾括柱而茅茨爲人愛費是編爲文王時所營也其後武王徙都之文王有聲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是也

三十七年周作辟雍

詩小雅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其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世本古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其作于文王初立辟雍之日乎竹書紀帝辛三十

七年周作辟雍案周書文王都豐之後始建辟廱其後武王倣之故鎬京亦有辟廱焉詩之作必美其所自始故知菁菁者莪爲文王詠也鄒忠允因詩中樂且有儀之句疑箋詩由儀即此

白虎通辟雍篇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圜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之辟雍也

統箋案莊子曰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

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是辟雍爲樂名也說文曰廱墻也廱天子享宴辟廱也曾詩解辟雍文王宫名古鼎銘惟三月初吉王在和宫大夫始錫作彝文王在辟宫獻工錫章是辟雍爲宫名也或文王當日作樂于辟雍之宫奏之故樂亦名爲辟雍也周有天下欲廣文王周公之制于天下故國學謂之辟雍鄉學謂之泮宫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宫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宫史記曰國中立四

代之學辟雍居中北虞學東夏學西殷學是爲大學
又建虞庠于西郊夏序于州殷序于黨是爲小學大
雅云於論鼓鍾於樂辟雍毛傳云水旋邱如璧曰辟
雍以節觀者大戴禮盛德篇明堂者凡九室室四戶
八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外水曰辟雍
封禪書天子辟池索隱曰即周天子辟雍之池漢平
帝紀安漢公奏立明堂辟廱應劭曰黃帝曰合宮有
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辟廱者象璧圜雍之
以水象教化流行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孫本無大夫二字

詩周南汝墳○世本古義曰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而作是詩出申培說子貢傳亦云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鄒忠允曰竹書紀帝辛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汲冢周書曰殷內史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歸之周此與夏癸之世太史令終古出奔商費伯昌出奔商者如同一轍卽是推之奔周奚止一辛甲一內史摯哉

䘚箋案襄四年傳魏莊子曰辛甲之爲周太史也命

百官箴王闕漢書藝文志辛甲二十九篇地理志
上黨長子縣周史辛甲所封
衡案劉向別錄云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
而不聽去之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
之以爲公卿封長子余謂七十五諫之說似妄夫以
醢九侯脯鄂侯菹梅伯剖比干之紂而能容甲之驟
諫如此哉

四十年周作靈臺

詩大雅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

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簴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雍於論鼓鍾於樂辟雍鼉鼓逢逢矇瞍奏公○世本古義曰靈臺化成也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合樂于辟廱育材之地也是王道之終也案竹書商紂三十七年周作辟廱四十年周作靈臺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故知是文王末年事鄧元錫云文王久道化成虞芮

平而方國畢至天下三分有二矣於是乎作靈臺說
文云靈巫以王事神也大戴禮云陽氣爲精陰氣爲
靈孔穎達云靈是神之別名毛云神之精明者稱靈
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易類謀云文王伐崇作靈臺
含神霧云作邑于豐起靈臺周本紀云文王立靈臺
於時年九十六也又周易乾鑿度云昌二十九年伐
崇侯作靈臺淮南子云文王爲玉門築靈臺以待紂
之失六韜云文王既出羑里周公旦築爲靈臺高誘
云文王爲紂拘于羑里得歸乃作靈臺作玉門相女

童鐘鼓亦不與紂同也案文王年九十七而崩享國
五十年據竹書紀作靈臺之次年西伯薨與周本紀
合鄭康所云二十九年之說或未足信文王伐崇而
作豐邑其事在囚羑里之後謂周公旦所築固未測
其信否至謂築此以待紂之失亦不與紂同則皆陋
之乎觀聖者矣關中記云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
三輔故事云在豐水北經靈臺西文王又引水爲辟
廱靈沼五經通義云靈臺在于野中國之南附近辟
雍積土增崇其高九仞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

著棻臺之所以名靈者其說有三今文嘉白虎通皆云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察陰陽之會揆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端爲萬物獲福之元此一說也三輔黃圖云靈者言文王之有靈德也劉向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鄭元亦云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此又一說也朱子云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爲也此又一說也竊前一說於以解臺似矣然囿沼亦何以稱靈不可通也謂文王積仁而化

行若神此出於民之名之則可而人君臺囿沼之名
民果得而命之乎此正坐讀孟子誤耳孟子云文王
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
沼曰靈沼蓋言文王因民之歡樂而工速成也以爲
非神工不至此故于臺囿沼皆標之爲靈以紀異正
如後說所云乃文王之自名之也朱子旣斷靈之義
而於孟子集註反云民歡樂之加以美名何哉又公
羊說云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
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

臺但有時臺囿臺今案靈臺既爲天子制則文王尚爲西伯安得有之凡靈臺辟雍之類皆文王以意爲之不必有所沿襲其後周有天下周公制禮遂因以爲天子之制而諸侯不敢同其名故服虔左傳註言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王制言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皆所以示別也又前漢書地理志濟陰郡城陽有堯靈臺後漢書章帝紀云祠唐堯于成陽靈臺是則靈臺之名堯亦有之衡案此靈臺乃堯墓何氏誤解豈文王慕其德因而踵襲之歟而康志賀貫述禮統則云夏爲清

臺商爲神臺周爲靈臺名淸臺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爲淸臺名神臺靈臺何質者具天而王天者稱神文者具地而王地者稱靈是皆競出新意以爲之說古文散軼誰使正之哉若舊說謂靈臺因以望氛祲而亦因以疏瀹精神宜節勞逸則意已具是自此之外有求言于其上者管子謂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與堯有衢室之問湯有總街之庭並稱是也復謂白也有偃武於其下者司馬法謂偃伯靈臺荅民之勞示休是也偃伯或曰偃武也然則靈臺之爲

用事博矣孔云左僖十五年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秦是諸侯而得有靈臺者杜預謂在京北鄠縣周之故臺也

孫之騄曰汜歷樞曰靈臺天意也經營靈臺天下附也括地志辟雍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今西安府鄠縣東五里有酆宫又東二十五里有靈囿囿中有靈臺晏子春秋謂紂作靈臺

毓藝案詩序曰靈臺民始附也孔疏曰始附謂心附

之也據中候雒師謀曰惟王旣誅崇侯虎王在豐豐
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戸又朱書索虜傳曰昔周
方隆靈臺初構民之附化八十萬家是詩序云始附
者謂歸附之衆于是而始若以爲心附民之心附文
王者豈始于是日乎
衡案呂覽云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
之骨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
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
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

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况于人乎卽此
時事也
王使膠鬲求玉于周
衞案韓非子云周有玉版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
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
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
而資費仲玉版者愛之也故曰貴其師不愛其資雖
知大迷是謂要妙今据紀年止云王使膠鬲求玉于
周所以著紂之貪耳並無費仲來求而後予玉事何

得云周惡賢者之得志乎此可以闢韓非之妄

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原註周文王葬畢畢西于豐三十里

史記周本紀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西伯蓋卽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志疑案裴敬當漢初其告高帝已有質成受命之語蓋其說起于戰國好事之口史公亦仍而載之但受命二字實本于詩書詩曰文王受命

有此武功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受命云者一受殷天子之命而得專征一受天西眷之命而興周室凡經言文王並後世追述之曷嘗有改元稱王之說哉自有此說而改元稱王之論紛如聚訟獨不思改元始于秦魏兩惠王稱王始于徐偃皆衰周叛亂之事奈何以誣至德之文王逸書文傳言受命九年大傳言受命七年皆謂受命得專征伐之年也今妄以文王爲改元遂指諸經所追述之文王槪以爲生前之稱矣旣改元稱王自應定法度易正朔追王先代其

殄也書崩其諡也書王儼然商周之際有二天子焉不亦乖誕之甚乎風俗通皇霸篇論其謬泰誓疏斥其非史通疑古篇辨其外唐梁肅議其反經非聖見唐文粹李觀議其取緯亂經迨歐陽子泰誓論出而文王之事方暢白

孫之騄曰徐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呂覽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閻百詩釋地曰括地志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在唐名畢原在殷則名畢郢孫疏竟以郢爲楚故都在南郡大非宋

太祖詔祭文王于咸陽縣西北畢陌中大冢亦非此
秦悼武王陵皇甫謐所謂葬畢者是
統箋案漢書劉向傳文武周公葬于畢臣瓚曰汲郡
古文畢西于豐三十里師古非之曰畢陌在長安西
北四十里也禮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終尚書無
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孔傳曰文王即
位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今據竹書文王生武乙
元年壬寅以文丁十二年戊子嗣父即位年四十七
故曰受命惟中身又案通典曰文王葬畢初王季都

之後畢公高封焉後漢蘇竟傳武王上祭于畢註以爲古無墓祭此蓋上祭于畢星若然文王初禴于畢亦可謂上禴于畢星乎知不然矣又成湯自帝癸十五年始爲諸侯十八年而代夏有天下至帝辛四十一年而文王卒共計五百零二歲故孟子云由湯至文王五百有餘歲通鑑前編謂始湯終紂共六百六十一年與孟子殊舛當依竹書爲是

衡案文王當生于武乙二年癸卯至帝乙陟年爲五十六至帝辛四十一年爲九十七

四十二年 原註周武王元年 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

大戴禮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歟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

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

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

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

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

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

爲銘焉于机爲銘焉于鑑爲銘焉于盥盤爲銘焉于楹

爲銘焉于杖爲銘焉于帶爲銘焉于履屨爲銘焉于觴

豆爲銘焉于戶爲銘焉于牖爲銘焉于劍爲銘焉于

弓爲銘焉于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

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遊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屨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

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
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
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
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
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
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
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
孫

衡案困學紀聞云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于太師

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今攷大戴踐阼篇止十七章然參以金匱陰謀所載之辭則不僅此也案太公金匱武王曰吾隨師尚父之言因以書銘隨身自誡書冠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欲取無度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書門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書戶曰出畏之入懼之書牖曰闚望窸（窸烏列切）可念所得且畏所忘書鑰曰昏昏謹守深察

訛書硯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書鋒
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磑磑無爲汝開
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歛有節書
几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後必無凶書杖
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以上共十五章又太公陰謀
載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觴
銘曰樂極則悲沉湎致非社稷爲危筆銘曰毫毛茂
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箠銘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

馬極則蹟民劇則敗以上共五章惟鏡銘與金匱畧同當併爲一合之載記十七共三十六章前編引大戴記三日作三月謂在卽天子位之後誤今据紀年是武王嗣父位爲西伯之元年也

有女子化爲丈夫

衡案古今女化爲男者不一談薈載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人化爲丈夫漢末徐登以女子化爲丈夫晉元康中安豐女子周世寧八歲漸化爲男南宋文帝元嘉二年燕中女子化爲男康寧初江陵女子唐氏

劉聰時內史女人唐光啟二年鄜縣女子未字化爲丈夫旬日而死慶元三年袁州黃念四女子栝異志廣州蕭氏女大娘子宋乾道三年永州支氏女俱化爲男子地志合州女冠范志立天寶中任安奉使至慕之往謁志立變爲男子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大同右衞參軍馬祿女年十有七將適人化爲男子外尚有男化爲女數條大抵皆天地淫氣所結今案紂辛築沙邱之臺男女倮逐宜其有此象也潛潭巴曰女子化爲丈夫賢人去位天子獨居京房曰女化爲男

茲謂陰昌賤人爲政其國必亡墨子非攻篇云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婦妖宵出有女爲男蓋紀其實也當是時辛甲向摰相繼適周紂所用事者飛廉惡來雷開左强費仲王子須之屬占曰女化爲男婦政行也其妲己與諸人擅寵之應乎若易林屯之離所云陰變爲陽女化爲男治道得通君臣相承則又當爲西伯休祥之應蓋易地而觀則美惡互見故曰惠廸吉從逆凶占者因人爲惡受殃爲善則慶其旨微矣

四十三年春大閱

統箋案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及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鄭註曰大閱王乘戎路及太常焉然則大閱乃冬時教戰之禮此云春大閱未必即殷禮也見紂之大閱爲不時耳

嶢山崩

統箋案淮南覽冥訓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史留侯世家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魏土地記藍田縣南有嶢關地名嶢柳方輿紀勝嶢關在藍田縣

東南二十八里一統志嶢山在藍田縣南二十里初學記引淮南子作磌山

衡案淮南子俶眞訓逮至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爲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當此之時嶢山崩三川涸註嶢山蓋在南陽三川涇渭汧也涸竭也傳曰山崩川竭亡國徵也

又案漢書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應劭曰嶢音堯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之南武關之西

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

金履祥曰棨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衞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衞計今地理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爲戡黎繼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註皆以爲文王夫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爲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邘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于黎蓋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况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爲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爲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而於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

德之衛也烏在其爲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竊嘆遂執而囚之而況於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亦忌周乎故胡五峰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以爲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政于商則戡黎之師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歟觀祖伊之言曰天旣訖我殷命殷之卽喪則是時殷已阽危亡無日矣故吳氏遂以爲戡黎之師

在伐紂之時以其辭氣觀之居可知也其非文王也
明矣
三墳補逸案此文戡黎之西伯爲武王而非文王可
以析千古之疑而自漢至宋諸儒不決之論皆瓦釋
氷消矣余謂竹書大有功於聖門者此○史書佔畢
自文王釋羑里之囚紂賜之弓矢得專征伐世遂以
文王爲西伯至戡黎一事咸曰文王是舉將以震紂
而萌其悔心也噫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仲尼至
德之歎蓋惓惓焉一旦甫釋囚繫而輒有戡黎之舉

若句踐以美女豢吳而兵隨其後者孰謂文王之德顧爲是耶且紂當文王之時三仁未亡天命未絶諸侯八百未會而文王遽稱兵以獵其郊覦後世亂臣賊子舉晉陽以清君側者復奚異哉元儒金吉甫氏獨引膠鬲之言直以戡黎繫之於武而文之心始暴白於天下萬世然膠鬲之言足以證西伯之爲武而不足以證戡黎之爲武也余考汲冢竹書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自武王之立以至克殷始終西

伯之外無別稱焉於是始信戡黎之舉灼然出于武
王而文之以服事殷沒齒皦無纖芥可以刷百代之
疑矣金氏前編多引竹書獨茲事關係非眇而紀年
所載彰明較著特爲愉快人心而未之引豈考覈有
所未至耶

孫之縣曰黎夏諸侯九黎括地志故黎城黎侯國也
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通典潞州上黨縣古黎
侯國西伯戡黎卽此日知錄云以關中並天下者必
先于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滅燕齊苻氏取晉陽而

後滅耆字文氏取晉陽而後滅齊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矣

統箋案書敘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紂作西伯戡黎孔傳黎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鄭氏曰西伯文王也大全引朱子曰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是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或問西伯戡黎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龍以爲武王吳才老亦言戡黎恐是伐紂時事然史記又謂文王伐崇伐密須伐耆國耆卽黎也音相近二說未知孰是

曰此等無證據姑且闕之今據竹書帝辛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則是戡黎者武王無可疑也郡國志上黨壺關有黎亭古黎國劉昭註文王戡黎即此蓋又以鄭氏誤也

四十七年內史向摯出奔周

呂氏春秋先識篇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避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妲己為政

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

統箋紊世紀曰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摯載其圖書而歸周淮南子氾論訓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期年而紂乃亡以摯爲藝武王爲文王皆誤

四十八年夷羊見

衡案周本紀云麋鹿在牧蜚鴻滿野此蓋史公引逸周書而誤也據逸周書是夷羊在牧他如國語淮南子博物志隨巢子俱作夷羊與竹書夷羊見合蜚鴻

淮南作飛蛩隨巢作飛拾博物志作飛蝗梁曜北謂
麋鹿乃夷羊之誤蛩鴻乃飛蝗之誤是也徐廣曰夷
羊怪物也飛鴻蛾蠓也張守節曰麋鹿喻小人在朝
飛鴻喻君子放棄鄭康成曰蛩鴻雁也知避陰陽寒
暑喻民去無道就有道楊升庵曰此據實事言非喻
也其說良是又謂紂有鹿臺養鹿蛩鴻馬名若白蟻
紫燕之類蓋良馬也養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
牧蜚鴻滿野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此解亦屬附
會胡應麟曰夷羊蓋商羊羵羊之類諸儒引喻設譬

迂腐可笑國語註夷羊神獸孫之騄謂是土神俱非當以徐廣說怪物爲是又案金樓子云昔夏后旣衰妖精並見蜚虹滿野夷羊在牧焉又誤以帝辛爲夏后以蜚鴻爲蜚虹也

二日並出

統箋案荆州占曰兩日俱出是謂亂明

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

史記周本紀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

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遂與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
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
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
未可也乃還師歸

水經河水注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
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鬭
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與鉤陳并氣下
制所臨之辰則決禽敵是以壘資其名矣河水至斯
有盟津之目論衡曰武王伐紂升舟陽侯波起疾風

疾流武王操黃鉞而麾之風波除中流白魚入於舟燔以告天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尚書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尚書所謂東至于孟津也

統箋案是年己丑周武王即位之十年也唐天文志云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師始起則竹書稱十一月戊子蓋猶是商正也一統志孟縣在懷慶府城南六十里周武王會諸侯于孟津即此史記正義曰孟津在洛州河陽縣南門外孔氏書傳曰武王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是

渡盟津而還之事也

衡案前編紂辛三十有一祀西伯東觀兵後引西伯戡黎一篇於下意以戡黎一役即觀兵之舉今據紀年伐黎在觀兵前十年非一時事也

王囚箕子殺王子比干微子出奔

衡案箕子比干紂諸父也宋世家言是紂之親戚殊混高誘註呂子必已離謂過理等篇云箕子紂諸父而註淮南主術又云紂庶兄誤路史則以舜後箕伯爲箕子之先亦非尸子云箕子名胥餘比干名胥餘

而司馬彪註莊又云箕子名胥餘俱不可信微子紂
庶兄也名啟與紂異母呂氏云同母以生微子時尚
爲妾誤案宋世家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乃直
言諫紂紂怒遂剖視其心而微子於是去其次第與
紀年合而史記殷本紀又云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
諫不聽迺與太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
以死爭迺彊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
干觀其心箕子懼迺佯狂爲奴紂又囚之其次第與
宋世家互異當從之蓋微子去而後比干彊諫比干

死而後箕子佯狂其次第應是如此而紀年先箕子
次比干又次微子者以箕子爲父師比干爲少師又
皆紂諸父故先微子而書也而論語先微子次箕子
又次比干者以去輕于奴奴輕于死恐後世沒其心
迹妄爲訾議故曰殷有三仁以見或去或奴或死皆
心安理得也非論當日先後次第箕子之因以未逢
紂怒故不死非自愛其身不直諫也庾信周齊王憲
神道碑云因箕子于塞庫金仁山曰因而爲奴如漢
法髡鉗爲城旦舂論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

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
傳道則巽日楊雄之美新𥬇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
列矣且箕子豈知它日之必訪己而顧不死以待之
哉金氏此論甚正蓋箕子可不必死而紂又未嘗必
置之死則其囚宜也世紀謂武王命召公釋箕子之
囚賜貝千朋此又不然夫當家亡國破甫出縲絏而
顧忍受新朝之賜哉其去之朝鮮卽此時也比干之
剖與其妻同時見殺書囚奴正士謂箕子刳剔孕婦
則謂比干妻也世紀殷紂殺比干妻以觀其胎故唐

人徐彥伯過比干墓詩有哲婦亦同殉鸞龍暴雙骨之語水經注曰淇水逕頓邱縣故城西東北逕枉人山東隋地里志曰汲郡黎陽有枉人山圖經曰枉人山谷名也或曰紂殺比干於此因以爲名蓋其格言正諫奮不顧身嘗與龍逢比烈而中論乃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何哉至微子之去則以宗社爲大其必商之父師少師者誠有所不忍故也而左傳僖六年逢伯對楚王乃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之說不亦厚誣乎案前編據王柏之說

云而縛銜璧必武庚也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
國家乃其責故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
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
若微子則遯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
之墓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獲也今據紀年
亦云微子出奔則已不在紂都矣何由于紂滅之時
向武王而乞命乎史記宋世家亦謂微子持祭器造
于軍門梁氏志疑駁之云呂氏春秋誠廉篇載武王
使召公盟微子于共頭之下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祀

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盍可驗無單門之辱也蓋共頭之下即微子去位行遯處故周就而盟之然余案呂氏所載亦當爲微子封宋時事故曰相奉桑林宜私孟諸若在武庚未滅之先武王伐殷之際而微子遯與召公明盟是懷二心矣至孔氏謂微子知紂必亡而奔周更屬妄測孔子曰殷有三仁當求其行之至是者而已

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

史記周本紀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

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
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統箋案是年庚寅周武王即位十一年矣周始伐殷
蓋始果于伐殷也書敘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
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書曰惟十有三年春
大會于孟津陸氏釋文曰惟十有三年或作十有一
年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今據竹書則書敘十有一
年是也張子南軒曰書序稱十有一年而書復稱十
有三年者字之誤也又唐志日度議曰竹書十一年

庚寅周始伐商先儒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至十年武王觀兵盟津十三年復伐商推日月不爲相距四年所說并是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師始起于歲差日在箕十度則析木津也晨初月在房四度房與歲星實相經緯后稷感之以生故國語曰月之所在辰馬農祥我祖后稷之所經緯也又三日得周正月庚寅朔日月會南斗一度故曰辰在斗柄壬辰辰星夕見在南斗二十度其明日武王自宗周次于師所故武成曰維一月壬辰旁死魄翌日癸巳王朝步

自周于征伐商是時辰星與周師俱進由建星之末歷牽牛須女涉顓頊之虛戊午師渡孟津而辰星伏于天黿所以告顓頊而終水行之運且木帝之所繇生也故國語曰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佶受之我周氏出自天黿有建星及牽牛焉是歲歲星始及鶉火直軒轅之虛以爰稼穡稷星繫焉而成周之大萃也以此較之則書序稱惟十有一年實相符合而泰誓稱十有三年誤也

秋周師次于鮮原

統箋案皇矣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爾雅小山別大
山曰鮮高平曰原是也
衡案逸周書武王將行大事乎商郊作和寤王乃出
圖商至于鮮原卽此時也孔晁以鮮原爲近岐周之
地
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
史記周本紀十一年十二月師畢渡盟津○志疑案
十一年者武王之十一年十二月者卽十一年之十
二月自晚出泰誓有十三年之文與書序十一年異

僞孔傳遂以月分繫于十三年而以年爲武繼文違
經背義莫斯爲咸史同書序本無訛謬故歐陽子泰
誓論邵子經世書胡氏大紀並作十一年以十三年
爲非也竹書紂四十二年武王嗣爲西伯五十二年
十二月伐殷亦與史合惟呂氏春秋首時篇言武王
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蓋並其爲天子之年數之
爾至此作十二月書序作一月者殷之十二月周之
一月序就周言之其實改正在克商後當依商作十
二月爲是詩文王疏謂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

殷正月六日泰誓疏作四日殺紂鑿空之論未知何據

統箋案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

泰誓曰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是也

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原註伐殷至邢邱更名邢邱曰懷○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於邢邱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楯折爲三軍當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乃修武勒兵于甯更名邢邱曰懷甯曰修武

原註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史記三代世表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志疑案湯至紂乃三十世非二十九世也而黃帝至紂之世次不可考依史所書亦當作四十七世非四十六也用歲四百九十六年原註起癸亥終庚寅○古

史殷凡二十一世六百餘年○鄭環曰世紀自湯已未至紂庚寅凡六百三十一年竹書商祀不滿五百而丙傳云載祀六百當以世紀爲正○陳詩曰庚寅當作己卯若終庚寅則五百零七年矣○張宗泰曰紀年前於禹入年帝陟于會稽之下云在位四十五年其實禹受舜禪止在位八年而特云禹立四十五年者明是從禹代虞事之年起算故特爲四百七十一年且云自禹至桀不云自禹受禪至桀與此云自湯滅夏云云不同此必夏之紀年從舜十四年起而舜自元年至五十年或別爲篇惜今不可考矣又後于周幽王滅年云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此又殷紀終于受四十一年之譌原書體例本自井然集紀年者不之體會誤如後代史鑑前後相連接算又誤註二代始終甲子致令年數不符疏畧甚矣再原書明云武王元年己卯則伐紂之年且與尚書十有三年之文合今書武王元年在受四十二年故滅殷在十二年亦誤因通辨之以質知者○趙紹祖曰起癸亥終庚寅則爲五百零七年當

是始癸亥終武王元年己卯耳史記索隱引徐廣曰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汲冢古文曰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文選六代論註亦引此曰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殷自湯滅夏以至于紂二十九王則夏紀年之末一行及此行皆當爲紀年本文非沈註也但據本書商當爲三十王而諸書所引並爲二十九王爲不同而旁註起壬子終壬戌起癸亥終庚寅乃近代校竹書者不細心推算而誤註之耳○韓怡曰四百九十六年當作五百零八年張氏云五百零七年亦誤○衡案易稽覽圖云殷四百九十六年與此註同

衡案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皆西南夷見牧誓疏路史國名紀庸伯爵助武伐紂今房之竹山漢之上庸寰宇記金州周庸國地戰國時爲楚附庸其地與

濮近左傳文十六年楚滅庸註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及金門古庸國也蜀地甚廣疏引大劉云蜀郡今成都也括地志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國余案蜀有二逸周書王會解蜀人以文翰當即庸蜀之蜀與紀年夷王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之蜀人同蓋久矣臣服于周者若世俘解新荒令伐蜀此又一蜀也如係從周伐殷之蜀何得又命新荒伐之乎華陽國志云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巴蜀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稱之曰武

王伐紂前歌後舞也括地志隴右岷洮叢等州以西羌也後漢書西羌傳西羌出自三苗姜氏之别也而山海經則云氏羌乞姓伯夷父之後豈姜姓之别郎乞姓歟蓋伯夷父生西岳而姜與乞皆其裔也括地志姚府以南古髳國之地詩如蠻如髦是也唐地里志諸蠻州有髳州楊愼曰髳郎叟也音搜史西南夷傳自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斯作都冣大註斯及莋都二國名也斯音徙相如難蜀文畧斯榆謂斯與楪榆也此斯郎西南夷之徙玉篇作鄋註狄國夏爲防

風氏周爲髳漢之賓叟地在蜀之邊今案髳也徙也斯也叟也郍也古今隨呼而易其名因易其字非博考何以別而合之孔傳髳微在巴蜀案殷書微子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孔傳云微圻內國名當與從周伐殷之微異蓋又一國也地與盧彭相近括地志戎府以南古微盧彭三國之地左傳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楚者盧卽瀘國名紀瀘盧戎也古文作纑又通作廬地里志南郡中有廬縣郡國志註古廬戎地也通雅云孔明渡瀘非今之

瀘州也升菴曰瀘州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
江卽黑水也沉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
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琵琶部三程至嶲州
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卽姚州也今之金沙
江在滇蜀之交案此卽古盧戎地與羌髳二國接壤
是亦一西南戎也國名紀彭黔之彭水縣又有彭溪
在忠之臨江卽巴賓彭濮者非濛陽矣蘇氏云屬武
陽今彭縣也案與商伯大彭之彭國異孔傳彭在西
北庸濮在江漢之南王會解卜人以丹沙孔晁註卜

八西南之蠻蓋卽濮也濮在楚西南左傳昭九年趙孟曰吳濮有釁杜註建寧郡南有濮夷是也爾雅南至于濮鉛鄭語楚蚡冒始啟濮王會解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蓋文王化行江漢故南國之歸附居多而八國則尤其鼓舞從王者也王氏柏曰牧野一役諸侯之師皆期而來會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則不期而來會者也彼八國皆小國且遠夷也不責其會者周家之仁聞風自來者八國之義後世遂謂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殆因此傍言之歟、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二終